



画家物语

王开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具体到中国画的笔墨纸砚和颜料使用上，亦是如此。

岁值戊戌清明，适逢青岛籍画家姜宝林回乡祭祖，邀刘咏和我一叙。姜宝林早年求学于潘天寿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随顾坤伯、陆俨少攻山水，随陆维钊攻书法，兼习人物、花卉。与吴弗之、诸乐三、陆抑非、周昌谷、方增先等皆有密切的师徒关系。后考入中央美院研究生班，受益于李可染、叶浅予等。闲谈之中，他娓娓道来自己对文房的独家见解。

中国画的择笔很关键。姜宝林直抒胸臆。过去画画用的毛笔，都是取动物的毛做笔芯，故称做“毛笔”。如常见的羊毫、鹿毫、狼毫等。狼，是黄鼠狼。狼毫，是指黄鼠狼尾巴上的针毛。亦有用兔毛、水貂毛或老鼠的长须制笔的，如今都不多见了，改用猪鬃、尼龙丝替代。还有一种山马毛笔，潘天寿后期最擅用，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山马毛笔是空的，故弹性很强，潘先生用着得心应手，亦画了许多传世佳作。他有一幅示范中国画的照片，手中握的笔，笔毛呈散开状的，即是山马毛笔。

我注意到，姜宝林常用的毛笔，是一枝普通的素竹管，长长的笔锋，笔头和笔管连接处，开裂后又缠紧。一问才知是伴随其身三十余年的旧物，属长锋兼毫，即笔芯是猪鬃，外围裹羊须。姜宝林用顺手了，故舍不得更换。他的许多大画精品，皆出自这支已有包浆、看似寒酸的旧竹管毛笔。

姜宝林在浙东求学时的老师陆俨少，案头文具极简单，仅一块砚碗，另有两支笔。一支加制山水笔，画画题款用；一支大白管，专门着色用。另有一只瓷制小笔洗，内有三个分格，一大二小。陆先生用笔用墨十分精准，画完画后笔洗内的水基本还是清的，着实令人佩服不已。黄宾虹的毛笔则从来都不洗。用笔作画时，

抓过来将结硬凝固的笔尖，在嘴里吮一下，待笔尖松动了即开始画。故其画中有些笔墨似硬笔书法般。画着画着，笔慢慢晕开了，接着再画。他的这个特点非常有趣。

虹豕择笔不甚讲究，甚至喜欢用秃笔。而与他曾一度住楼上楼下的邻居陆抑非，擅画小写意花鸟，是恽南田、新罗山人一路，程十发曾称他是“自恽南田以后三百年来，兼工带写和没骨法开宗立派第一人”。其用笔很讲究，是海派领袖吴湖帆的得意弟子。他将用过后的淘汰掉的毛笔，悉数赠送了黄宾虹。虹豕感到过意不去，让陆抑非随便挑几张自己的画作答谢，陆抑非竟然只挑了两页小册。黄宾虹见状十分不悦，背后对其夫人说：“陆子尚非知音者。”

聊至此处，姜宝林哈哈一笑，说这些画放到现在，可统统都是宝贝啊！老先生们真是可爱极了。

谈到国画用墨，姜宝林亦深有体会。他说，他在浙东求学时，都是每天自己砚墨的，砚台每天也必须清洗干净。过去的墨大都是油烟墨，少数松烟墨。徽州的名墨有曹素功、胡开文等老牌子。松烟墨多亚光，古朴无光泽。油烟墨光亮、透明、有神采，越黑越亮。其中还加入了冰片、麝香、沉香、犀角、珍珠、樟脑等名贵中药材，其亦是止血、消肿的良药。现在的即用墨汁品质则差得太多。好的墨汁干后，以呈龟裂纹状者为佳；如是平整的薄片状，则差、则假。姜宝林认为，现存的清墨，最宜书画，尤以同治以后的老墨，作画使用时最佳。时间再久了，胶不固结，墨就不能用了。

黄宾虹用墨十分讲究，随身总带一锭好墨，且从来都用自己的墨。宿墨本来是国画中最忌讳使用的脏墨，虹豕却化腐朽为神奇，不仅用，而且创造了宿墨法。他在看似漆黑的画面中，善于用几块留白来透亮，让黑黝黝的墨

色活了起来。

文房四宝中，姜宝林认为，作画用纸亦至关重要。俗话说“纸寿千年”。过去安徽泾县的宣纸制作皆是用青檀树皮为原料，并要沤上一年，洗出来的筋（纤维）有一米多长，对着阳光看，宣纸中会有一圈一圈的云纹，非常耐用且不易破。如今制作宣纸用的原材料已近枯竭，现在的替代原料用机器把纤维裁碎，纸没有了筋性，皴擦用力过度，非常容易撕裂。以前宣纸用自然阳光漂白，现在使用化学漂白剂，看上去很白，却令纸脆而不自然。尤其同为化学原料的胶管颜料画上去，年久以后，真不知道两者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先生一脸凝重与无奈。姜宝林对宣纸品质的要求极高。他说，我每遇到好纸都要想方设法买下来。好的老宣纸现在已不可多得，在其上作画时，可以引发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一张老纸，画出来的感觉绝不一样，画了还想画。上稿！

在普遍使用胶管国画颜料的当下，姜宝林却有着自己对传统文化品质的顽强坚守。

“作画用的颜料，我一直喜用苏州姜思序堂出品的天然矿物和植物原料，自己研磨而成，此已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讲道。“好的颜料，发色正，保存久。如国画中的石绿，原材料就是孔雀石。制作颜料时，经过粉碎研磨后，再漂出。漂在最上层最轻的细细一层，是四绿，再漂一层稍厚的是三绿，再一层是二绿，最后剩下颗粒最大者，是头绿，色最重。朱砂亦然，漂在上层的是朱磬，沉淀在下面浓艳的即是朱砂。漂在天然植物原料中的花青，原料即是蓼蓝。还有胭脂，其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的名称，用其红色外皮的汁液加工出的颜料，就叫胭脂。我亦曾画过此种植物。”

这些传统的与书画相关的知识，如今听起

来却十分冷门和新鲜。

李可染作画用颜料亦很讲究。曾是其研究生的姜宝林深情回忆道：大家都知道他创作《万山红遍》系列时所用的朱砂，是清宫旧物，异常珍贵，堪比黄金。可染先生另有一个特点，其作画从来不让外人看，包括妻子。邹师母（佩珠）和他刚结婚那会儿，师母要看可染先生画画，李可染不让，为此还吵了架。后来，师母了解到可染先生的性格习惯后，让步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保证老师独自关上门画画。

“我做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时，看老师用笔还是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纪录片中看到的。当时共拍了四部，另有蒋兆和、叶浅予和李苦禅等先生的。”姜宝林接着讲，“老师在家授课如讲到某处，师母会从屋里间，取出可染先生的画作来做示范讲解，却从未有课徒稿和当面示范用笔。但先生讲课特别细，备课也要好几天，甚至一周，极其严肃认真。”

其他几位先生也各有特点。陆俨少作山水画习惯从三分之一处起稿，先画树，再画峭壁，画云。往上画满后，再从上往下画，通篇审视，然后在下面补石，再补其他。构图非常饱满，很少有环画。

叶浅予资格老，脾气大，白胡子大眼睛一瞪，十分威严。文革后恢复工作，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后来成立了博士生导师组，他任组长。我的第一节研究生课，他当着众多老先生、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的面，上来就说讲两点，“第一，你们不要都学李可染，我们这里李家山水够多了，把你们到全国各地招来，就是要打破李家山水一统的局面。第二，你们是研究生，要研究问题，走自己的路。讲完了。”

李可染就坐在下面，心里不知是如何感想。那时的老先生们，性情皆是如此率真烂漫。



李直道

那晚的星光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年夏天，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午后天气炎热，一家人坐在院中乘凉。问起已考上研究生的三弟，才知道他早已回来，到县郊水泥板厂干临时工去了。该厂在80年代初已是县里知名的乡镇企业，在那里干活，既脏又累，不比在田里劳作轻松。

我心疼三弟，便去厂里看他。厂子就设在一片几十亩大小的空地上，在机器巨大轰鸣声中，工人们专心致志地忙于拌浆、制网、砌筑、压板、切修等各个工序，无人顾上理会我。放眼望去，偌大的“厂房”内，几十上百人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很难辨清哪一位是亲爱的弟弟。

把“厂房”寻了个遍，没找到弟弟。正在踌躇间，远远地看见一个人飞奔而来，那身影越来越清晰。我激动万分，小跑迎上去，相遇的一瞬，我俩抱在一起。我问：“刚才寻遍一圈，为何没看到你？”弟弟说：“今天一上班，不小心胳膊被擦伤，你找我的时候正在厂外的医务室包扎。”我仔细察看伤情，忍不住掉下眼泪：“你何苦自找罪受？家里无论如何不会缺你钱的。”弟弟摇头说：“哥，不是钱的问题，我想为家里尽点责任。虽然工作劳累，但和父母在田间劳作相比，这点辛苦不算什么，也算一种社会实践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或许将对要学的专业有用。”没想到弟弟作为一位工科生会有这般认识，实在难得。

午饭后，我没回家，就帮弟弟干活去，把他上午耽误的工作补回来。弟弟干的那个工序是搅拌砂浆，把沙子、洋灰拌均匀后再铲进搅拌机中，这活儿很消耗体力。过了很长时间，一个穿得干净的人走过来，弟弟告诉我这人就是厂长。他见到我，上下仔细地打量，惊异地问：“你不是上午找人的那个吗？怎会干起活来啦？”弟弟连忙解释。当工友们得知弟弟是来勤工俭学，都竖起大拇指，赞赏不已。厂长深受感动，当场宣布，弟弟的工资不再按小工算，涨薪一倍。

吃过晚饭，我和弟弟到附近河里洗完澡，拿来一张凉席，铺在简易的工房门前，就地躺下休息。天上繁星密布，茫茫星河如同白练横贯苍穹，白天异常忙碌的“厂房”，除了虫子唧唧之声，此时尤显寂静。往远处看，夜色沉沉，空洞无边，有种举目无亲之感。一时不能睡着，便躺着聊天。从他所学的建筑材料专业，一直畅想到国家的未来。星光照耀下，望着弟弟瘦弱的身板，竟然觉得他内心如此强大，思想如此宏远，更对他刮目相看，不再是几年前单纯的少年郎。

我忘记疲劳，也毫无睡意，兴奋地拉起弟弟到厂外的马路上走一走。路两边是高大茂盛的梧桐树，把整个路面遮挡得几乎严严实实，从树冠缝隙中弱弱地投射出毫无规则的点点星光，如同一粒粒火种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在斑驳的树影里慢腾腾地走，仿佛是未来的征程，路在脚下往前延伸，不知道究竟有多远，更不知何时会走到尽头，能够仰望满天星光。弟弟突然惊呼：“你看，前面有一团火。”极目远看，透过树木，便看到星光下的旷野，朦朦胧胧，看不真切。我没瞧见真实的火。或许那团火存于心中，似梦似幻。我说：“那团火给我们照路。”弟弟说：“还给了我们勇气。”转过脸看着弟弟，见他眸子里好像晶晶地闪亮，似有一柱光射将出来，和前面的那团火连接了，融为一体，火苗蹿腾起来，红光冲天，亮如白昼。

盛文强

唇唇鱼考

山东半岛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加吉头、鲅鱼尾、鲂鱼肚皮唇唇嘴。”这句谚语说的是四种鱼类的美味之处。老辈人在吃鱼时还会不由自主地念出这几句，而且还有众多类似的版本，鱼名稍有变化，但大致不离“头、尾、肚皮、嘴”这四个部位。

加吉头，是指真鲷的头部，脂肪含量丰富，香浓可口。鲅鱼是指蓝点马鲛，鲅鱼尾则是指鲅鱼的尾柄，这是鲅鱼游动时的“推进器”，肉质结实而又鲜美。鲂鱼指的是带鱼，鲂鱼肚皮也即带鱼的中段，时人以此为美味，也会把这些部位留给客人吃，以示热情。这则谚语的疑点在于最后的“唇唇”，这也是一种海鱼，据说唇唇鱼的唇部味美，端上桌来，老饕先向着鱼唇下箸。至于唇唇是什么鱼，请教了老渔民，也翻阅过相关资料，却一直没能搞清，只能暂时搁置。

事有凑巧，最近淘到一部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书《黄渤海习见鱼类图说》，是张春霖、成庆泰等老一辈生物学家编纂的鱼类图册，翻看到“黑鳍髯鲷”的页面，赫然标注着“唇唇”的俗名。该书作者有大量田野调查的积累，所列的俗名颇能接续旧时传统，且当时尚有丰富的黑鳍髯鲷种群，可以归入“习见”之类，捕捞黑鳍髯鲷的那位老渔民还在世，可供咨访。综合来看，唇唇鱼即黑鳍髯鲷这个答案应是较为可信的。

由这部图册的线索出发，再翻检山东半岛一带的方志资料做印证，发现一种“重唇鱼”，疑即“唇唇”的早期版本，由书面的“重唇”到口语的“唇唇”，或为音调的讹误，无意中由庄变谐。清光绪《日照县志》的“嘉鲷”条目下附有重唇鱼：“又有口丰者曰重唇”。嘉鲷又名加吉鱼，学名真鲷，此处记载说明重唇鱼和真鲷相似，只是鱼口较为丰满。民国版《莱阳县志》载：“重唇状类嘉鲷，而色黑味次，唇部较狭。”这是说重唇鱼和嘉鲷形状相近，但颜色黑，口味稍微逊色，但唇部丰满。民国《牟平县志》亦载：“重唇，唇厚若二唇重叠，故名，其味之美在唇。”这是说重唇鱼的嘴唇有两层，味道鲜美。民国版《山东省渔民歌谣集解》的注解也提到：“重唇鱼即鲂鱼，为鲂一种”。值得注意的是，重唇鱼也指鲂形目的一种淡水鱼，但在青烟威海一带的地方志里，是特指近似于鲂的一种海鱼，不可混为一谈。综合对比这些地方史料，重唇鱼的形态特征也可与黑鳍髯鲷吻合。

黑鳍髯鲷是一种近海肉食性鱼类，经常出没在砂石底的礁区，喜食螺贝和小鱼。黑鳍髯鲷和真鲷形状接近，呈长椭圆形，背部有棘刺，头部较大，下颌部生有细小髯须，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嘴唇层叠，故又名重唇、唇唇。随着渔业资源的破坏，如今已经很少见到黑鳍髯鲷，“唇唇”的俗称更是少有人知了。

一种鱼类离我们远去，与之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也随之晦暗不明。海洋愈发空旷，想来令人惆怅。

刘赞科

红樱桃

星星点点的红，透过光与影的窗户，晕似的倒挂在枝上。

头朝下，探望。

青翠的叶子，摇曳着暖风，努力面向正午的阳光。

太阳高悬，在目不及处悬着，头朝下。

时间坠入迷你的甜蜜。

洁白蝴蝶飞远。

茧留在草丛中，一身襁褓。

谁家的樱桃落在少女的口中，滞留，成了樱桃小嘴。

鲜艳欲滴，等待路过的飞鸟啄食。

樱桃树站在院子里，腆着红脸蛋儿，等待邻家妹妹采摘。

其中一棵，不想长大，躲在深处，害怕那些采花的手。

而，初夏茶靡已肆意流泻。

颜德义

耶鲁大学里的《颜氏家庙碑》

的影响力。

这件作品之所以被选中，与时任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日本籍教授朝河贯一先生密切相关。朝河贯一从1907年到1948年担任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是耶鲁大学东亚藏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史学改造的先驱人物之一。

1931年，当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设计团队找到他，希望其推荐代表古亚洲文明的艺术载体时，朝河贯一没有选择同为亚洲文明之一的日本文明的素材，而是选择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作品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这背后的缘由，令人深思。

朝河贯一是一位历史学家，特别专注于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日本国家成立的比较研究，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尊重。其在对比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日本文化中“仁”的精神沦丧进行了批判。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日俄谈判期间，他还以民间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波茨坦会议，并要求战胜国日本放弃赔偿金和割让领土等诉求。在随后出版的专著《日本之祸机》一书中，他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与发展发出了强烈警告，同时表达了要求维护中国权益的愿望。1915年，他亲笔致信时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了日中互利共进、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列强束缚以实现东亚独立主权、以中日共同进步来实现健全的东东西方关系等三条建议。

朝河贯一对颜真卿书法作品及颜氏家族忠义精神充满了崇敬。自唐朝中国书法传入日本以来，颜真卿雄浑的书法作品就和其忠烈的人格力量一道同时受到日本书法界的追捧和热爱。从最初因学习颜体书法而登上日本“书圣”宝座的空海，到2019年日本东京博物馆举办的轰动一时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书法展，都反映了自唐代以来颜真卿书法及其人格魅力在日本的超强影响力。在朝河贯一所处的时代同样如此，最为典型的要算仅比朝河贯一晚约40年出生的日本著名书家井上一先生，

对颜真卿的楷书作品已经痴迷到几近癫狂的地步。朝河贯一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出生、成长，想必对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及其人生历程都有充分的了解，并由此而心生敬意。而其成人之后，立志以东亚文明史的研究为其毕生所求，也必然绕不开唐朝，绕不开颜真卿，特别是“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堂兄颜杲卿以身殉国的壮烈之举，以及随后颜真卿为堂兄和其子创作的书法作品《祭侄文稿》，这些必然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近代以来，耶鲁大学是第一座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学，与中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友谊。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1月，设于香港的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勃朗夫妇因病准备返美，带走了容闳、黄宽及黄胜等三名中国少年前往美国留学。其中容闳于185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为首位就读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其后即返回中国寻求发展。1872年起，经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留学生赴美国留学，以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而其中就有22人就读于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如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第一位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张康仁，第一位在美国本土出版著作《我的中国故事》的作者李恩富、曾任清政府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等。

作为同为在耶鲁大学求学的亚裔学子来说，朝河贯一对耶鲁大学与中国的深厚友谊一定有着深刻了解。与此同时，作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毕业生的容闳也始终心系母校，当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其法学博士学位时，容闳向耶鲁大学捐赠了1237卷中文图书，并亲笔书写了部分英译书目。这批中文图书也成为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的基础。而当多年后长期担任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朝河贯一看容闳所捐赠的这些中文图书时，内心的激动和崇敬显而易见。

